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五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彈文

劾丞相匡衡等

漢王尊

司隸校尉臣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

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論丞相薛宣

涓勳

司隸校尉涓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詳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治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勳

翟方進

御史大夫臣方進言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群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

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訕節失度  
邪譎無常色厲內在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  
相免勲

彈李義府

唐王義方

臣聞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  
非也昔堯失四凶漢高失陳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  
彼聖桀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臨萬邦蠻區夷  
落罪無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雪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  
自主出而下移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  
雪冤氣於幽泉誅姦臣於白日三此義府既下乃讀彈文有曰  
義府善柔成性佞媚爲心昔是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  
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不能盡忠端節  
對啟王休策蹇勵駑祗奉皇眷而反憑附城社蔽虧日月請託

公行交遊群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干恐漏泄其謀殞無辜之正義雖挾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轉日之威方斯更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與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彈王安石

宋呂誨

臣竊以太姦似忠大詐似信惟其用舍繫時休否伏觀參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樸野中藏巧詭驕褻慢上陰賊害物臣畧疏十事皆目覩之實迹一言近無萬死無避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糾察刑獄因開封府爭鶴鶉公事舉駁不當御史臺累移文催促謝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僊安石丁憂其事遂已服滿託疾累招不起陛下即位亦合赴闕一見稍存人臣之禮及就除江寧府於私安便善後從命慢上無禮其事一也安石任小

官每一遷轉遜避不已自知江寧府除翰林學士不聞固辭先帝臨朝則有山林獨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鑿侍從之樂何慢於前而恭於後見利忘義好名欲進其事二也人主亟對經術之士講先王之道設侍講侍讀常員執經進說非傳道也安石居職不識上下之儀君臣之分要君取名其事三也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目中而下是則掠美於己非則歛怨於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安石自糾察司舉駁多不中理與法官爭論刑名常懷忿隙昨許遵誤斷謀殺公事妻謀殺夫用按問欲舉減等科罪挾情壞法以報私怨兩制定奪但聞朋附二府看詳亦皆畏避徇私報怨其事五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一事之善首率同列稱弟安國之才朝廷與狀元恩例猶謂之簿主試者定文卷不優逸惟中傷小惠必報纖仇必復及居政府纔及半年賣弄威福無

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從附之者自竊希進奔走門下唯恐其後背公死黨怙勢招權其事六也宰相不視事旬日差除自專逐近臣補外皆不附已者妄言盡出聖裁丞相不書勅本朝故事未之聞也意示作威聳動朝著同列依違宰相避忌專威害政其事七也凡奏對黻座之前唯肆強辯向與唐介爭論謀殺刑名遂致誼譁衆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不幸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難雖丞相亦退縮不敢較其是非任性陵轢同列其事八也陛下方稽法唐堯敦睦九族而小人章辟光獻言俾岐王遷居于外離間之罪固不容誅上尋有旨选中書欲正其罪安石堅拒不從仍進危言以惑聖聽意在離間其事九也今邦國經費要會在於三司安石居政府與知樞密者同制置三司條例兵與財兼領之又舉三人者勾當八人者巡行雖名之曰商權財利其實動

搖天下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其事十也臣指陳猥瑣煩黷高明  
誠恐陛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毗太奸得路賢者漸去臣究安石  
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立異於人文言飾非罔上欺下臣竊  
憂之謀天下蒼生必斯人矣方今天災屢見人情未知如安石  
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臣所以瀝懇而言不虞橫禍陛下志  
在剛決察於隱伏當質於士論然後知臣之言中否然詆訐大  
臣不敢苟追孤危若寄職分難汝當復露華請避怨敵

檄

○喻巴蜀檄

漢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移師  
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廟南夷之君西襲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皆嚮風慕義欲爲臣妾道里  
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  
中郎將往賔之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  
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恚  
長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逃亡自  
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攝弓而馳  
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計不  
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生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  
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逃亡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



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肯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遂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偏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

陳孔璋

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汗辱至今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

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正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鬻養放權。傷化害民。父嵩乞匄。搆養。因賊假位。與金鰲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發關遺醜。本無懿德。禦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除。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奔瑕取用。遂與操同。認合謀。授以裨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畧。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領兖州刺史。被以虎文。獎就威和。冀獲秦師。一剋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惑。割剝元元。殘賢害善。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車孛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

彷徨東裔。蹈據無所。慕府惟疆。餘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探甲席卷。赴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慕府無德於交土之民。而有天造於操也。後會鸞駕反旆。群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群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寮鉗口。道路以目。尚書記期會。公卿充員品。而臣太尉楊彪典歷二司。與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綱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

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靡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  
 桀虜之態汗國雪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慘苛科防互設舉手  
 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嗷嗟之怨  
 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慕府方諾外姦未及  
 整訓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往者  
 此征公孫瓚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  
 掩襲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及大  
 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於是操師震懼  
 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隊慕  
 府奉漢威靈折衡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群奮中黃育獲之士  
 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大行青州涉濟滌大軍汎黃河而角  
 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擣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  
 熖死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又操軍吏士其可戰

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充豫  
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  
離敵若迴旆方徂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方今漢室陵遲綱維  
弛絕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  
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官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  
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  
兵恐邊遠州郡過聽給與疆寇弱主遣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  
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  
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舉師揚威並匡社  
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  
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而告天下咸知聖朝有  
拘偪之難如律令

○ 爲徐敬業討武曌檄

唐駱賓王

僞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徧能惑主。踐元后於鸞翟。陷吾君於聚麀。加以虺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弑君鴆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於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騫婁。孫知漢祚之將盡。龍濟。蔡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素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宙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王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

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虜叱咤則風雲變。  
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  
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  
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為福。送往事君。共  
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  
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  
竟是誰家之天下。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五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六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一

與范宣子論重幣書

鄭子產

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沒沒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詩大君子樂美其道為邦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武王為天所臨不敢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懷貳心所以齊令名



至適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浚我以  
生乎浚取也言取我財以自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  
輕幣

○ 答燕惠王書

燕樂毅

迂齋云此可見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似漢

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  
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  
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  
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  
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

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以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廙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

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六父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親左右之說。不察踈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留意焉。

○報任少卿書

漢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判刑之後為中書令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迂齋云反覆曲折首尾相續叙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

慙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  
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  
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  
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  
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  
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  
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才  
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况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  
雖乏人柰何今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  
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  
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  
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擐旗之功下之不  
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亦嘗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叩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耶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啣杯酒接殷勤之歡僕觀其爲人自竒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有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身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竒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

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  
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糧  
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  
壹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  
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  
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  
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  
李陵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  
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柰何  
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  
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  
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

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  
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  
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  
乎李陵旣生降墮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  
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  
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  
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  
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  
之所趣異也大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  
辱辭令其次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  
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  
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勵也猛虎在深山



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  
畫地爲牢勢不入削木爲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  
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  
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  
所謂疆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姜里李斯相也具五刑  
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  
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隣國及罪  
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  
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蚤自裁  
繩墨之外已稍凌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不亦遠乎古人  
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  
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辜

蚤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鄉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  
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  
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况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糞土之中而不  
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  
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  
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臚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孫  
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  
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  
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  
於無能之辭羅網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事綜其終始稽其成  
敗興壞之理上起軒轅下至于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世家

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勝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常不發背露衣也身直爲閭閻之臣寧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俗不信稊足自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讓太常博士書

劉子駿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著周室  
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  
應聘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  
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重遭  
戰國棄遊亘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  
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  
時猶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  
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  
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  
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  
與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  
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則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恐闕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問編傳問人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廱封禪巡狩之議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

欲保殘守缺挾怨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嫉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敎錯亂學士若茲雖深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否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以慮始此乃殷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

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唐李陽冰

陽冰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迹美即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乃仰觀俯察六合之際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哀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千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常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豐李丞相將東爲宋魚魯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一念至未嘗不廢食

雪泣攬筆長嘆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言皇  
唐聖運逮茲八葉天生克復之主人樂惟新之令以淳古爲務  
以文明爲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  
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  
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  
里家無宿春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青若溘先  
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於古學矣大夫銜命北  
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寒天已  
暮閣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  
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

與徐給事論文書

柳冕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  
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



君子之文也。自屈宋以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爲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孟荀賈生董仲舒而已。僕自下車，爲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爲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識古人之意。噫，古人之文，不可及之矣。得見古人之心，在於文乎？苟無文，又不得見古人之心，故未能亡言亦志之所之也。

重答張籍書

韓退之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旣其根將

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子弟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愕其聲哢哢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天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楊

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  
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  
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得行乎今而  
行乎後世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歿五六十爲之  
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  
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  
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  
好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  
道勝也。已之道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若不勝則無以  
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也。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  
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讒兮。記曰：張而不弛，  
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也。

與吾子別庶幾一來

後廿九日復上宰相書

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說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遇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

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命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爲勤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應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是三及門而闈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

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答李翊書

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于其宮者。焉足以知其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斷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邪。

斷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  
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  
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  
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  
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  
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  
譽之則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  
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

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  
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  
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  
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會屬  
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  
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  
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所  
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  
言不志乎利耶相爲言之

答陳生書

今之負名譽享顯榮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速化之術不於其  
人乃以請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  
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



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已而順乎在天待已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已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已以信者已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也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已之得於外者爲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不類於欺欺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爲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間誠將學於太學愈猶守是說而俟見焉

上張傑射書

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  
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  
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  
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  
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  
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  
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  
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  
之夔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疆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  
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  
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  
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迓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迓

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玉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西而送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衰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

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過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與衛中行書

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成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恒君子得福爲恒而小人

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答劉正夫書

辱戕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自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諒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

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  
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  
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  
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  
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  
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  
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  
傳也是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  
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  
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若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  
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  
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  
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

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

與孟尚書書

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崇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



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以來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縣縣延延寤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亾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挫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輦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

兄眷厚而不獲命惟增慙懼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

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道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怠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有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

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又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恐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迹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

與崔饒州論石鍾乳書

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龕礦燥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勤以云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

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即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麓踈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烟然而輝其敷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宜流生胃通腸壽善康寧心乎意舒其樂愉愉由其麓踈而下者則奔突結澁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澹頽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悶不聰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竒涖騰空

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  
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踈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  
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  
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  
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闕轂而輟輪  
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  
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冑沒輕儻宵貪而忍者皆可以鑿  
凶門制閭外山東之椎駮黠鄙力農桑啖棗栗者皆可以謀謨  
廟堂之上若是則及倫悖道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  
言卅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  
者以人形黃芩以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之類不可悉數若  
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  
爲上次乃廣運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唯欲得

其精英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已姑務勝人夸辨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

答韋中立書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常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而不與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直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論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

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

答李生書

李習之

辱書適曠黑使者立復不果一二承來意之厚傳曰言及而不言失人粗書其愚爲足下答來書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於衆出於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大牢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鵠金王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迺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固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故當以出拔爲意學



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昔圖王不成其弊猶可  
以霸其僅自見也將不勝弊矣孔子譏其身不能者幸勉而思  
進之也來書所謂浮艷聲病之文耻不為者雖誠可耻但慮足  
下方今不爾且不能自信其言也何者是下舉進士舉進士者  
有司高張科格每歲聚者試之其所取乃足下所不為者也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足下方伐柯而捨其斧可乎哉耻之不  
當求也求而耻之惑也今吾子求之矣是徒涉而耻濡足也寧  
能自信其言哉來書所謂汲汲於立法寧人者廼在位者之事  
聖人得勢所施為也非詩賦之任也功既成澤既流詠歌紀述  
光揚之乍作焉聖人不得勢方以文詞行於後今吾子始學未  
仕而急其事亦太早計矣凡來書所謂數者似言之未稱思之  
或過其餘則皆善矣既承嘉惠敢自踈怠聊復所為俟見方盡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六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

海虞後學吳訥編集

書二

上范司諫書

宋歐陽永叔

迂齋云此文出於退之諫臣論後亦頗祖其遺意而無一語一言與之重疊真可與之爭衡

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然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太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  
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  
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  
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乎殿  
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  
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  
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不失職  
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  
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  
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後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才且賢者不  
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  
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  
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

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待平石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斐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纒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而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湏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

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大布衣  
韋帶之士窮居草莽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  
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  
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  
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  
甚幸甚

與石推官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  
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  
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  
之不論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又矣  
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耶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

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點然  
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  
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誨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  
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  
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  
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  
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  
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圖畫無異但其性  
之一僻耳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  
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  
學其點畫曲直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爲棋梲車爲鞠亦皆有法  
焉而况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  
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彳之相近易之則亂

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  
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  
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耳若其納足於帽及衣而衣坐乎案  
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  
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  
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否但患乎近  
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  
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  
彫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彫刻文章薄者之  
所爲是下安知世無明誠篤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  
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  
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  
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彫刻文

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

答吳充秀才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乎若干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需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佹佹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脩材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方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脩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脩譽而爲重借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而至者鮮焉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說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



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可至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焉。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幸甚幸甚。

上歐陽內翰書

蘇明允

洵布衣窮居。常竊歎以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

公在相廡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旣而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推之今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所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喜且相賀以爲道旣以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

既又反而思其嚮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六人今將  
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  
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  
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  
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  
遽以言通於前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之  
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聞之以言飢寒衰老又痼  
而留之使不克自致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  
年而不得見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  
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執事之文  
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  
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嶮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  
可犯韓子之文如大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鱉蛟龍萬怪惶惑而

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  
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踈暢無所  
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  
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  
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遺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  
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  
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  
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  
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  
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  
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迂而粗而欲徒手奉咫尺之書  
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

學生二十五年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已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多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已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囊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他聖人賢人之文而介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六篇執事觀其如何嗜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已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寄歐陽舍人書

曾子固

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及覆觀誦感與慚并  
夫銘誌之著于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  
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  
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惡  
則于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中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  
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  
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  
于篇則是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爲  
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  
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  
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  
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  
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

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  
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  
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  
非有意姦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  
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感議之不徇不  
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  
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  
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  
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  
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  
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徃徃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  
哉况鞏也哉其追晞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則知先生推一

賜於輩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輩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光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勇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旣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與呂微仲書

張橫渠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亦出莊說之流遂厭苦求免可謂知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理輒生取捨可謂知天平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者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回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



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道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未簡見發狂言當爲浩歎所恨不如佛氏之著明也未盡更冀開論傾俟

答朱長文書

程伊川

相去之遠未知何日復爲會合人事固難前期也中前奉書以

足下心虛氣損奉勸勿多作詩文而見答之辭乃曰爲學上能探古先之陳迹綜群言之是非欲其心通而默識之固未能也又曰使後人見之猶庶幾曰不忘乎善也苟不如是誠懼沒世而無聞焉此爲學之末宜兄之見責也使吾日聞夫子之道而忘乎此豈不善哉此疑未得爲至當之言也順於朋友間其問不切者未嘗輒語也以足下處疾罕與人接渴聞議論之益故因此可論而爲吾弟盡其說庶幾有小補也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





辱而成其善當是之世豈特士之自賢蓋亦有禮焉之節也夫周之制禮其所爲防至矣及其晚世禮存而俗變猶自市而失身况於禮之亡乎自周之禮亡士知免者寡矣世無君子明禮以正之既相循以爲常而史官又載其事故其弊習而不自知也師道鄙人也然有聞於陶豐先生不敢不勉也先生謂師道曰子見林秀州乎曰未也先生曰行矣師道承命以來謹因先生而請焉詩文二卷敬以自效不敢以爲能也謹僂待命惟閣下賜之

### 與秦少游書

時章惇爲相招之不見迂齋云委曲而不失正嚴厲而不傷和深得無惡而嚴之道

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邪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

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於自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豈以能守區區之禮乎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於此幸公之他日成功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欵段乘下澤候公於上東門外尚未晚也奉奉之懷願因侯以聞焉

答李推官書

張文潛

迂齋云曲盡作文之妙

南來多事久廢讀書昨送簡人還忽辱惠及所作病暑賦及雜詩等誦未愛歎既有以起其竭涸之思而又喜世之學者比來稍稍追求古人之文章述作體制往往已有所到也未不才少

時喜爲文詞與人游又喜論文字謂之嗜好則可以爲能文則世自有人決不在我足下與未平居飲酒笑語忘去屑屑而忽持大軸細書題官位姓名如卑賤之見尊貴此何爲者豈妄以未爲知文謬爲恭敬若請教者乎欲持納而貪於愛玩勢不可得捨惟怛然不以自寧而旣辱勤厚而不敢隱其所知於左右也是下之文可謂竒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瓌竒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未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竒哉能文者固不能專以竒爲主也夫文何爲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是以聖人貴之自六經以下至於諸子百氏騷人辨士論述大抵皆將以爲寓理之具也是故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

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的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夫不知爲文者無所復道如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工世未嘗有是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吕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爲淪漣鼓爲濤波激之爲風颭怒之爲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奇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漣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蟪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瀦瀦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奇之文也六經之文莫奇於易莫簡於春秋夫豈以奇與簡爲務哉勢自然耳傳曰吉人之辭寡彼豈惡繁而好寡哉雖欲爲繁而不



可得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爲缺句斷章使脉理不屬又取古書訓詁希於見聞者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是下之文雖不若此然其意靡靡似主於奇矣故預爲足下陳之願無以僕之言質裡而不省也

寄周子充尚書

張敬夫

垂諭或謂人患不知道知則無不能行此語誠未定知有精粗行有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不知而不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知而不能行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行而樂也且以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則當行溫凊定省行之又知其有進於此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以至聖人人

倫之至其等級固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  
蓋致知力行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論愚意欲其  
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涉之實而思慮之開明不  
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  
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謂欲罷  
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已也若學者以想像臆度或一知半  
解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哲詠歸之語亦  
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爲狂而况下此者哉

與邢邦用

呂伯恭

某春來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後同出至賊湖  
二陸及子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自此却無出入可閉戶讀書  
也前書所論甚多近已爲子靜言之詳費紬繹乃百代爲學通  
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

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未能反已就實悠悠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以堅彼之自信已尊兄以爲如何

與陳同父

人至辱示字欣審秋晚氣清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而沈迷書冊中他無所預粗可識拙但冗食極不遑安耳垂諭備悉雅意再三玩繹辭氣樂和殊少感慨悲壯之意極以爲喜驅山塞海未足爲勇惟收飲不可飲之氣伏槽安流乃真有力也人回匆匆作此他祈厚爲道義護愛

謝人求哀辭書

林子中

嘗聞君子無苟於人患其非情也昔孔子猶曰吾惡夫涕之無從其於某氏之葬爲非其故不得與執紼之後使爲之詞其將何情以稱哀之無從小人所不敢爲者何足以辱命

文章辨體卷之二十七